

Globethics Repository

The logo for Globethics, featuring the word "Globethics" in white, sans-serif font centered within a solid blue rectangular background.

论道德的资本逻辑[on capital logic of morality]

This page was generated automatically upon download from the Globethics Repository. More information on Globethics see <https://www.globethics.net>. Data and content policy of Globethics Repository see <https://repository.globethics.net/pages/policy>.

Item Type	Article
Authors	郑, 根成
Publisher	湖南工业大学
Rights	With permission of the license/copyright holder
Download date	2026-06-12 12:03:35
Link to Item	http://hdl.handle.net/20.500.12424/182548

郑根成：论道德的资本逻辑

郑根成

论道德的资本逻辑

(湖南工业大学伦理学与道德教育研究所 湖南 株洲 412008)

郑根成

内容摘要：尽管道德的资本逻辑论证了人力资本、社会资本理论的现实性与可行性，并从一个全新的视角解读了经济运作过程中道德因素的重要地位与作用。但是，道德的资本逻辑的实质却在于强调道德的工具价值与策略，这种理论的现实化并不仅会使道德陷入到一种工具化的危险境地，而且还可能引发一场道德意义的危机，而这最终也将直接影响到经济目标的实现。

关键词：道德资本 资本逻辑 工具价值

On the Capital Logic of Morality Gen-cheng Zheng Hunan University of Technology, Institute of Ethics and Morality Education Hunan Zhuzhou 412008 Abstracts: Though the capital logic of morality demonstrates the feasibility of human capital and social capital, and it also unscrambles the important status and function of the element of morality in economic course from a bran-new angle of view. The essential of the theory exists in emphasizing the instrumental value and strategy of morality. And the actualization of the theory will get mroality into a dangerous curcumstances of instrumentalization, furthermore, it will solicitate a crisis of signification of morality itself. And this will untimately work on the realization of economic targets directly. Key Words: moral capital capital logic instrumental value

一、道德的资本逻辑演绎

1. 道德资本论在当前的经济伦理学研究中，有学者提出，道德是一种资本，即所谓的“道德资本”。王小锡先生是其中的代表，在王先生看来，道德之所以是一种资本，是因为，第一，从经济运行过程来看，道德是投入生产过程的重要资本——人的创新能力的提高、劳动技能的加强等，有赖于人的正确价值取向和科学道德精神或道德实践。第二，传统习俗、内心信念、社会舆论等伦理价值符号，其本身在投入经济运行过程之后，能有助于带来剩余价值或创造新价值，从而实现经济物品保值、增殖。第三，作为资本的道德，必定是“科学的道德”，而科学的道德之所以是一种资本，是因为科学的道德不仅要求人们不断地完善自身，而且要求人们珍惜和完善相互之间的生存关系，以理性的生存样式不断创造和完善人类的生存条件和环境，推动社会不断进步。这种功能应用到生产领域，必然会因人的素质，尤其是道德素质的提高而形成一种不断进取精神和人际间和谐协作的合力，并因此促使有形资产最大限度地发挥作用和产生效益，促进劳动生产率的提高。在当前的学界，王先生的观点不乏认同者，许多学界及实业界的人士都自觉或不自觉地把道德作为一种可资投入并可籍以增值价值的资本来看待，并在其实践活动中践行这一“道德的哲学”（philosophy of morality）。

2. 道德的资本逻辑演绎在这篇文章中，我把视道德为一种资本的逻辑称之为“道德的资本逻辑”。“资本的逻辑，一般说来，就是难以遏制的扩张欲望，或是要求积累必须保持增长，这一要求不能被阻止、减速、停滞或革新，也不能对体系本身造成致命的伤害。”所谓道德的资本逻辑，指的是以资本及其运作逻辑来演绎当代市场经济境遇下道德因素的地位与作用。亦即认为在当前的市场境遇中，道德本身就是一种资本，而践行德性被视为可以为社会经济的运作带来超额的价值增殖。道德的这种资本逻辑演绎受两种情况的影响而产生：其一，传统经济理论不能充分解释近现代以来的全球经济高速增长。进入近代社会以来，人类经历了历史上最快的发展阶段：研究表明，近代以前，人类社会年均经济增长率只有0.11%，其人均收入每翻一番需要630年的时间；而在1820年至1990的170年间，人类社会所经历的快速发展则是前所未有的，其间，英国经济增长了约10倍，德国约15倍，美国约18倍，日本更是高

达约25倍。面对如此快的发展速度，传统的经济理论也陷入了一个未曾遭遇的理论困境——它甚至无法解释这种快速的经济增长！以德国和日本为例，二战以后，人们普遍认为这两个国家的经济复苏将是一个漫长的过程，但事实上，两个国家仅用了大约15年的时间就奇迹般地使各自的经济得到了恢复与发展。传统的经济理论无法解释这种增长，因为，传统的经济理论认为，国民财富的增长是与土地、资本等要素的耗费同比关系，即只有在耗费相等土地、资本的情况下，国民财富才会得到相应的增长；而统计资料显示的结果却表明，二战以来，国民财富增长速度远远超过了生产要素的耗费速度。那么，超过的那部分的增长是哪获得呢？传统的经济理论找不到答案，唯一可以确定的是，这种增长的原因只有在生活体系本身去找，它不可能存在于生产体系之外。于是人们的目光就集中于研究生产体系中最为活跃的因素——人。人力资本理论(theory of human capital)也就是在这种背景下提出来的。1960年，西奥多·W·舒尔茨(Theodore W Schultz)在美国经济协会的年会上以会长的身份作了题为《人力资本投资》的演说，明确提出人力资本是当今时代促进国民经济增长的主要原因。他指出，在影响经济发展诸因素中，人的因素是最关键的，经济发展主要取决于人的质量的提高，而不是自然资源的丰瘠或资本的多寡。他把凝聚在人身上知识和智能统称为资本，并认为这种资本能在有形商品和无形商品的生产过程中转移并可获得增殖。这种理论多少解决了传统经济理论面对当代社会经济发展时的苍白与无力，他本人则藉此获得了1979年的诺贝尔经济学奖。此后，循着这一思路，社会资本(social capital)则进一步拓展了人力资本理论，它把与人相关的文化因素都纳入到其研究体系中，并阐述了许多无法用传统经济理论解释的经济增长问题。仔细分析，不难发现，道德资本论的理论演绎有着明显的人力资本或社会资本理论演绎的色彩。很明显，道德资本理论是深受人力资本与社会资本的影响的，甚至可以说，道德资本论就是把人力资本、社会资本研究中所关注的道德因素独立成一种资本形式，是人力资本理论或社会资本理论的一种延伸或拓展。其二，道德的资本逻辑与当代经济交易中的成本计算有密切的关系。这种成本计算的现实背景是当代中国社会存在着普遍的道德失范(moral anomie)现象。在普遍的社会道德失范对经济发展的影响是显而易见的：在经济交往乃至人们的日常交往中，交易的确定性大大减少，交易成本也随之上升——由于交易中存有诸多不确定因素，交易前的信息准备工作、交易后的契约执行与维护等成本都大幅度上升。在作这种成本计算时，人们发现，这日益沉重的成本负担的部分原因在于普遍的道德失范，即当我们对交易对方的道德及与之相关的经济决策不能确定时，我们往往明知有更大的获益方式也会被迫选择放弃这一获益方式，而选择相对来说更为保险的但获益较小的交易方式。这就如同保罗·A·萨缪尔森在其《经济学》中所探究的“囚徒困境模型”一样，当一个人不能确信对方不会出卖自己时，他即便是明知不出卖对方可能只获得3个月的刑期，但出于确保自己不出卖对方而对方出卖情况下被判10年刑期，他会选择出卖对方，宁愿也被对方出卖情况下的5年刑期。在当前的市场经济中，也存在着同样的博弈，即在我不能确信对方会遵守市场预设的道德时，为减少自己的损失，自己会首先选择不道德。这就导致了普遍的道德失范与交易成本的上升。更为严重的问题还在于，市场经济中的这种由于普遍的道德失范造成的成本增加恰恰又是市场本身所无法解决的，这就使得人们又一次“把道德当成一种解决问题的方式”。道德的资本逻辑正是这样一种基于成本计算的逻辑演绎。王小锡先生及持其相同观点的人们都认为，道德与其它经济资源的投入一样，通过渗入到经济运行的整个过程，通过构建对交易各方的有效制约与激励机制，通过有效地限制道德风险而抑制机会主义动机与行为，从而降低了交易成本，提高了资源配置效率，加速了社会财富的创造，这使它获得了与其他资本资源一样的创造社会财富的能力，获得了资本的一般属性。换言之，道德之所以被演绎成为一种资本，是因为，一方面它能提供制度层面的框架性条件以构成对交易各方的有效约束，减少不必要的磨擦而降低交易成本，间接地提高了经济绩效；另一方面，道德还能通过直接提供有效的社会资本资源——即道德资本，这种投入直接提高了经济的绩效。与当前道德失范现象相关的另一种成本计算是：正是由于当前经济领域中普遍存在着道德失范现象，从短期效益分析，“守德”成本远远高于“败德”成本；但从长远的利益来看，普遍的道德失范下的“德行”本身也已经成为一种稀缺资源，它反而会有助于树立产品的品牌形象，并最终获得消费者的信任。从这个角度看，讲道德也就是讲效率，讲道德也就是讲资本效率。因此，“合乎道德地投入”还是被一些品牌企业作为永久而核心的发展方针被坚持下来，这既是它们能发展到今天这个地步的原因，也是它们能继续高调发展的原因。但基于这种考察，有人也许会错误地因此把道德也解读成为一种资本形态了。

3. 道德资本逻辑的实质道德资本逻辑的实质就是强调道德的工具价值与策略，即一方面强调

道德因其可以减少交易成本而成为一种获利的工具；另一方面，则是根据这种逻辑，人们得出结论，经济发展应该合乎道德的要求，个体的经济行为是这样，企业主体的行为也应该这样，生产、销售、及售后服务都应该遵守道德原则与规范的要求，如此等等。这个结论似乎并没有错，毕竟，根据这种逻辑，我们应该在经济领域中应当高举德行的大旗。但问题在于，这种逻辑源出于对道德工具价值追求，即便是它得出“我们应该道德地行为”的结论，其预设的前提却是：“因为，这样做是有利可图的！”这恰是道德资本论受更多学者诟病的原因所在。

二、道德资本逻辑的理论与实践困境我们从来都不否认道德的经济意义。

一方面，从道德的起源来看，道德首先是一种利益调节的手段，而且，它最终是符合行为主体的长远利益的，而利益是人的一种本质需要，所以道德理应为促进人们的利益服务，也唯其如此，道德才能具有鲜活的生命力。另一方面，任何经济行为都不是独立或单纯的经济行为，它是在一定道德关系中发生，并且是包含了相应道德考量的行为。离开道德，任何经济行为都不能得到恰当的说明。正是在这个意义上，人们普遍把道德解读为一种社会资源，而道德或道德价值系统作为一种社会资源，如果被经济主体内化为自己的行为方式，也确实可以转化为一种除生产技术革命以外的重要的生产性效率，成为经济发展的动力，它们有助于扩大共同体的物质资源。在现实的经济生活中，作为人力资源的要素之一，道德因素也确实构成了一种生产要素，而且往往比机械或运输设施等要素更重要，因为它从根本上支撑着我们的顺利合作。但能否就此认为道德就是一种独立的资本形态呢？显然不能，把道德解读为一种资源与把它解读为一种资本，这其间是有很大的不同的。作为一种资本，不论人们作何种界定，资本的两个最基本的特质都不曾改变：其一，它以自身增殖为其最终目的；其二，资本的增殖必须经过流通来实现，因为，资本是通过交易来完成价值转移并最终实现价值增殖的。把道德解读为一种资本，就意味着道德是可以用来交易的，并且，交易是作为资本增殖的必须！而作为一种资源，道德则仅仅昭示着个体、群体乃至我们的“类”的品性，作为个体，道德往往指个体的品质；作为群体或类，它则是一种德性传统，这种德性传统是可以承继的，而且，在某种意义上，正是这种德性传统及其承继铸就了我们的文化个性。在这里，作为资源的道德有着超越性的一面，不论人们对道德作为一种资源持何种态度，人们都会且应当坚守“道德不能用来交易，更不能以交易为目的”这一价值底线，也就是说，在任何情况下，道德都是不能完全工具化的，更不能资本化的。把道德解读为一种资本，还会导致理论与实践上的诸多问题：首先，把道德解读为一种资本，势必导致人们把生产中人与人的关系狭隘化为道德关系，并由此得出以道德手段代替市场这一经济体系的天然调节手段以及其它相关经济规范等手段。这种情况还会进一步导向人们以社会的伦理原则、道德规范等取代经济规则以至于无视经济规律的现象。但我们所面临的事实却是，人们在生产的关系主要不是道德关系，或者说，人们的生产关系首先不是道德关系；经济关系首先是一种典型的利益分配关系，其次是与之相关的资源配置问题及制度维护问题。经济的健康发展必须遵守市场及经济本身发展的各种规律，否则，它就会陷入无序、混乱直至最后的失败。把道德解读为一种资本，在这里，体现出一种道德本位主义的倾向，并试图以道德手段来解决所有问题，是不可取的。

其次，把道德解读为一种资本，强调的是道德因素的工具性，这可能使道德陷入到一种“工具化”的危险境地，道德也因此可能沦落为经济合理性的附庸，成为经济目标的一种简单工具，这是所有的人都不愿看到的情形。因为，在这种情形下，货币则成为衡量一切价值的惟一尺度，道德的价值也必须接受经济合理性的检验，而成本-收益核算被奉为至高无上的权威。事实是，即便是在经济领域中，也有很多东西是不能用经济指标来衡量的，如人本身的价值、如道德本身等等。再者，即便从发展的角度来看，单纯强调道德的工具价值，也是不可取的，因为它还没有突破“增长即发展”的局限，有违于科学发展观的要求，同样是不可取的。再次，把道德解读为一种资本，道德本身也就被视为可以进入流通领域的交易对象。这种理论可能会带来一个巨大危机——道德的意义危机！资本的运作过程，就是追求利润最大化及资本无限扩张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资本为了达到其目的是不择手段的。而且我们也知道，资本目的是通过对劳动力价值的剥夺来实现的，资本的这种运作过程及其目的实现的方式都是由其本性所决定的。如果这种理解没有错的话，那么，把道德解读为一种资本，尤其是当前我国转型社会时期，旧的道德价值体系日趋瓦解而新的道德价值体系还没

有完全建立起来的情况下，必将引起人们对道德价值理解的混乱，因为这一观点在客观上会引导人们更倾向于关注道德的功利性工具价值，而不是道德的社会性目的性价值，道德于个体、于社会的向善的超越意义无疑也会倾向于被消解。这无疑是破坏了整个社会的道德基础，并最终也将使得经济目的难以实现。

三、道德资本逻辑的现实启示当然，道德的资本逻辑也并非一无是处。

至少，作为人力资本、社会资本逻辑的延伸，道德的资本逻辑论证了人力资本、社会资本的现时性与可行性；事实上，道德资本论提出了一个考察经济运作进程中道德因素的地位与作用的全新视角，从这个视角来考察伦理道德因素在经济运作进程中的重要作用，它积极的一面是值得肯定的。而且，道德资本的理论还从一个侧面阐述了当前社会道德普遍失范的现实，以及在这种普遍的道德失范的现实中，道德是如何由一种经济活动中应然的行为方式流变为一种稀缺资源并被演绎成一种投资理念的过程，这对完善当代经济决策中的道德决策及如何规约当代经济运行等都有着积极的启示意义。循道德的资本逻辑继续演绎，两个问题值得反思：其一，关于企业“非道德性神话”。有一种观点认为，经济活动的终极目标是获得收益，也只是为了实现这一目的，经营者才有动力去生产产品、提供服务并致力于买卖交易行为。根据这一观念，经济领域中的主体（企业、公司等及其员工）并不直接关注伦理道德，就他们本身来说，他们并不破坏伦理或不道德的，而是认为自身行为与道德无关！由于这种观点是美国企业经营者的普遍看法，它因此被称为“企业非道德性神话”。这种观点很有市场，许多知名经济学家如密尔顿·弗里德曼（Milton Friedman）、威廉·鲍莫尔（William Baumol）等都认为企业及其它正式组织不同于个人，它们不是道德的实体，至多只是法律上的实体，“它们应当承担法律上的责任，受到法律的约束；但只有人才是一个道德行为者，只有人才承担道德责任。有些人可能会说企业拥有道德义务，但他们只是相互混淆了而已……”因此，企业并不道德行为的发出者，他并没有道德责任，不应当从道德角度对这进行评价。”弗里德曼把伦理道德看成是企业的一种额外的负担或成本，而讲道德必然会危及企业的生存和发展：“一个商人或者企业家如果在企业活动中表现出与生产效率无关的偏好，与其他不这样做的人相比，他在竞争中就会处于劣势地位。与其他没有这种偏好的人相比，这个实际上是给自己增加了成本。因此，在自由市场上他往往会被驱逐出去。”威廉·鲍莫尔甚至把企业的道德责任看成是一种“浪费”，并认为这种浪费行为在完全竞争性的市场必然导致企业破产，即使在非完全竞争性的市场，也会对企业造成伤害，“那些由不关心社会的（缺少伦理的）人所管理的企业拥有竞争优势，企业自愿的（关心社会的）行为会使自身得不到保护。”这种观点显然有失偏颇，而且已经过时：一方面，任何经济行为都发生在特定的道德环境之中，并受一定的道德原则、规范的约束与影响。同时，所有的经济主体也都是处于特定道德关系中的道德主体，他的行为同样要受其自身及其群体道德价值的影响。因此，把经济行为或经济主体看作是与道德无关是绝对错误的；另一方面，在现实的经济生活中，当经济主体自觉地将道德的内在价值与外在价值结合起来时，它往往能更好地实现自己的经济目标。事实也表明，成功的经济主体或对社会有贡献的经济主体也必然是那些关注社会基本价值的主体。正是基于这一认识，在当代的让许多企业中，道德决策已经被纳入到了经济决策的系统之中，并尽量把企业的发展目标与社会的目标结合起来，其结果是企业在回报社会的同时也从社会得到了丰厚的回报。其一，当前社会应更好地完善制度供给，降低德行成本，构建德行明智、德行有用的经济与道德环境。在现实的经济生活中，普遍道德失范现象所揭示的一个实质性问题就是：守德成本远远高于败德成本，至少在短期的效益核算中是这样。也就是说，在当前的经济秩序中，一些不遵守道德原则与规范的人往往能获利多多，而那些遵守道德原则与规范的人获利反而要薄得多，甚至不能获利。这也就是我们通常所谓的道德成本居高不下，许多人因此“望德却步”。从制度建构的层面看，这种现象反映了制度建构上的重大缺陷，即制度在权利与义务的安排上是不公正的：它为那些不道德的人提供了更多的获利机会，而对奉守德行的人的激励机制却极不完善，这其实是变相地鼓励人们不道德。这就需要建构完善的道德激励机制，在这种机制中，社会成员通过自身的生活体悟与理智认识，感受到践履社会正当、善的行为规范，不仅是应当的，而且也是当下最明智的，正当的，制度建构层面确保了他们行为获益的确定性，并将对违背德行的行为以足够严厉的惩罚；在道德层面不正当的，恶的行为就不仅不是应当的，而且也是不明智的，因为，那种行为不仅不能获益，反而会招致更大的损失。从工具价值的层面上看，这情况也就是通常所谓的“德行有用”。德行是否明智、德行是否有用，或者说德福能否一致，是一个社会的制度是否公正的衡

量尺度之一。这种理解并不是完全赞同道德资本理论的道德实用学说，我们在此关注的焦点是：一个社会应当努力构建起依靠赏罚分明的机制调节社会利益的公正的社会结构，在宏观上创造出“老实人”不吃亏的合乎人性生长的良好环境，保证德行是社会的通行证。使社会成员从生活体悟与理性思索两个方面都清醒地认识到：在一个组织良好的社会中，德行是获得自身正当利益的基本途径，即便社会存有诸多缺憾，德行也是人安身立命所不可或缺的，它不仅给自己带来良心的安宁、人格的尊严和（或者）社会的赞誉，甚至同时也可以带来某种生存与发展的条件与便利。事实上，在经济生活中，真正道德的主体是那种自觉地履行其自身的道德义务、自觉地遵守道德的原则与规范、一贯践行德行却又从主动不宣扬自己对道德的这种执守的主体，一如人类历史上诸多得道而从不张扬的先贤，他们从不宣扬自己的德行，却一直被视人们的道德楷模。

主要参考资料：

1. 王小锡等：《道德资本论》，人民出版社，2005 2 .
2. 高兆明：《社会失范论》，江苏人民出版社，2000
3. 李惠斌，杨雪冬编：《社会资本与社会发展》，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0
4. 理查德·T·德·乔治：《经济伦理学》，北京大学出版社，2002

/